

# 日本狂言选

周作人译



# 日本狂言选

周作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本书根据《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2、43狂言集（上、下）》（小山弘志校注，岩波书店1960、1961年版）选译。

## 日 本 狂 言 选

周作人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求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0625 印张 125 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610—4/I·111 定价：3.20 元

印数：1500册

## 引 言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即公元14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正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700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镰仓幕府与德川氏江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遍称作武士文学。

这武士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近于历史演义的战记，以及悲剧类的谣曲。战记种类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语》是讲平源两家争夺政权的殊死斗争，结果是平氏全族的灭亡，沉没在九州的海里。谣曲则是歌咏英雄美人的事迹的。

与谣曲相并发生的，便是这里所译的喜剧类的狂言了。这戏剧发生的历史还未能详知，但是出于所谓“猿乐”，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据说猿乐这名字乃是散乐的传说，原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杂剧，内容包括音乐歌舞，扮演杂耍各项花样，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这些歌舞杂耍音曲，在民间本来流行着。这时候大概又受着中国元曲若干的影响，便结合起来，造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最初叫作“猿乐之能”，能便是技能。后来改称为“能乐”，那脚本即是谣曲。谣曲是悲剧，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乐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原来还有些轻松诙谐的一部分收容不进去，这便分了出来，独自成为一种东西，就是狂言这种喜剧了。

狂言与谣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

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看得不单调。但是话虽如此,狂言的性质还是独立的,而且与谣曲相对,更显出它的特质来。谣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国、日本和佛教文学上的词藻典故,灵活地安排成一种曲词,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则全是当时的口语,与400年后的今日当然颇有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相通的,这在语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价值。至于内容上,两者的不同更是显著了。谣曲的角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将,名士美人,都各有他们的本色,至于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说了。狂言里的角色正和这些相反。武士是时代的宠儿,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将军便是他们的头儿。其次是占有多数土地的“大名”(译文中称作侯爷),他手下还有许多武士,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如说平民对他们“不敬”,便可以斩杀勿论。他们实际上是人世间的虎狼,可是在狂言里出现时,却显得有点像是猪狗了。太平享乐消磨了他们的凶悍气,武士变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爷出门没人跟随,强迫过路人给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吓坏了,蹲在地上学斗鸡和不倒翁的样子(《两位侯爷》)。或者出去赏花,学做吟诗模样,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两眼发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头陀在日本称“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炼法术的人,也是庸碌无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头陀》),有的还连看见一只蟹和一只猫头鹰,也都没有什么办法。鬼神本来是可怕的,这里也都成了喜剧的角色,雷公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要庸医给他打针,而且打得啊啊地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蓬莱岛的鬼子过节时到人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连歌毗沙门》是一篇圆满结局的喜剧,主角毗沙门出台来也是小丑似的样

儿，用矛来切开梨子，恐怕锈了，问信徒们要磨刀费，又说梨子流出许多汁水来，算作他的所得，这虽然都说的是玩笑话，但却讽刺了主角毗沙门的市侩口气。此外如夫妇反目（《石神》）等，也收作材料。

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著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与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面也有狡猾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剋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日本的民间故事与笑话后来演变成为“落语”，发达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来便是从此取材的。本书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附子》以及《狐狸洞》，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功夫，不显得恶俗，特别很少色情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

周作人

1954年12月

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特此鸣谢。

1990年5月

## 目 次

引 言.....	周作人	i
两位侯爷.....		( 1 )
侯爷赏花.....		( 15 )
蚊子摔跤.....		( 30 )
花子姑娘.....		( 45 )
木六驮.....		( 58 )
三个残疾人.....		( 71 )
附 子.....		( 89 )
狐 冢.....		( 102 )
发 迹.....		( 116 )
偷孩贼.....		( 121 )
伯母酒.....		( 127 )
金 刚.....		( 136 )
柿头陀.....		( 144 )
立 春.....		( 151 )
雷 公.....		( 160 )
石 神.....		( 168 )
毘沙门.....		( 176 )
整理后记.....	文洁若	(183)
附：狂言舞台的构造.....	文洁若	(186)

## 两位侯爷<sup>①</sup>

脚色三人：

主角——侯爷甲

配角——侯爷乙

配角——行人

〔侯爷甲持大刀上。侯爷乙接着上。侯爷乙坐于舞台后方，侯爷甲在常座做自我介绍。〕

侯爷甲 现在出来的乃是无人不知的侯爷。我有要事进京去。有个好友曾说，进京的话要我邀他同往，这就去邀他。现在慢慢前去吧。（踱步）呀，要是在家嘛，倒也罢了，倘若不在，岂不白跑一趟。（绕舞台一周，在常座站住）呀，走不多远，即此已是了。先叫门吧。劳驾，在家吗？

① 此篇原名《二人大名》。大名这字，与日本时代联系，可以有好几种意义。最初只是大地主，因为他占有大量的名田（个人名义的私有田地），所以这样称呼，与小名相对。其次是幕府时代将军的家臣，本身原是大地主，故用此名，却兼着职守的意义了。后来地位愈高，成为封建的诸侯，仿佛是小国王了。虽然分属将军的家臣，还是仍旧。狂言起于室町幕府时代。这“大名”应解作第二项的意义，但是习惯上往往与诸侯相混，这里也不强加分别，便只笼统地称作侯爷了。



侯爷乙 (站起来)啊，外面有人叫劳驾。谁叫门吗？

侯爷甲 是我。

侯爷乙 喂，你用不着叫门嘛，为什么不径直进来？

侯爷甲 原也这么想的，只因怕有客人，所以叫了门。

侯爷乙 那太周到了。怎么会光临这里的？

侯爷甲 我登门拜访，不为旁事，你不是曾说过，进京的话就邀你同往吗？

侯爷乙 确实这么说过。

侯爷甲 正好今天有事进京，故前来相邀。

侯爷乙 哎呀呀，谢谢你相邀。我刚好有空，就奉陪吧。

侯爷甲 那么，咱们是一条心喽。

侯爷乙 可不是一条心嘛。

侯爷甲 请你先走吧。

侯爷乙 不，不，请你先走。

侯爷甲 那么，我就先走啦。喂，喂，走吧，走吧。(踱步)

侯爷乙 来啦，来啦。(尾随于后)

侯爷甲 喏，今天你也有空，承蒙相伴而行，再满意不过了。

侯爷乙 我也正好有空，能够和你结伴，乃是颇为可喜的事。

侯爷甲 我本想带个用人，全已差遣到各方，一个都不在，

只好自己拿着长刀。走上进京的大道后，要是适当的  
人路过，想叫他替我拿刀。你看如何？

侯爷乙 那敢情好。

侯爷甲 (绕舞台一周，在台中央)哎呀，说话中间已走上进京的  
大道，在这儿歇会子吧。

侯爷乙 (在常坐)那倒是很好的。

侯爷甲 请到这边来。

侯爷乙 好吧。(到配角座，面朝前坐在侯爷甲后边)

〔行人上。在常座站定。〕

行人 现在出来的乃是住在左近的人氏是也。今天有事进京去，就慢慢前去吧。（踱步）哎，说实在的，今天本想邀谁同往，只因急一些，故只身上路。啊呀，连个伴儿都没有。要是有个伴儿该多好，一路上可以谈闲天。

（绕舞台一周）

侯爷甲（瞥见行人）喂，那边来了个格外合适的人。去跟他打声招呼吧。

侯爷乙 那是很好的。

〔二人站起来。〕

侯爷甲（左配角座）喂，喂，我跟你说话。

行人（左常座）唉，唉，是在叫我吗？有什么事？

侯爷甲 可不是叫你吗。别见怪，请问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行人 我是到京城都办事的，有何贵干？

侯爷甲 呀，呀，到京城去吗？

行人 是啊。

侯爷甲 那巧得很。我们也要到京城去，想找个伴儿，而在这里等候。如果没什么不方便，就同道而行吧。

行人 看来你们是体面人，我跟你们结伴儿不大相宜<sup>①</sup>。我还是先走吧。（要走）

侯爷甲 呀，喂，喂，且等一等。结伴儿嘛，有相宜的，也

① 古时日本很重阶级，所以行人觉得同侯爷结伴儿不大相宜，理应辞退。

有不相宜的。务必一道走吧！

行人 既然这样，就随你们的便好了。

侯爷甲 那么就不客气啦，我们走在前面吧。

行人 还是这样好。

侯爷甲 喂，喂，走吧，走吧。（踱步）

侯爷乙（尾随于后）来啦。走呀，走呀。

行人 来啦，来啦。（尾随于后）

侯爷甲 喏，像这样突然打个招呼就同路而行，也是前世因缘吧。

行人 正如你说的，是前世的因缘啊。

侯爷甲 既然这么走着了，就一定要一路结伴儿到京城。

行人 当然要好好儿地奉陪喽。

侯爷甲（绕舞台一周后，来到配角座）等一会儿。

行人 奉命。

侯爷甲 初次见面，不便向你提出过分的要求，有点事儿拜托，不知你肯答应否？

行人 你还用得着我这样的人吗？不过，要是相宜的事，我倒愿恭听。

侯爷甲 啊呀，答应啦？

行人 是。

侯爷甲 那么，先致谢了。

行人 哪里话。

侯爷甲 有求于你的，不是别的，我手下有许多用人，今天已差遣到各方，一个都不在；你看，我只好自己拿着长刀。想请你替我把这长刀拿到京城。

行人 唔，原来是这事啊。

侯爷甲 可不是嘛。

行人 看上去是把好刀。然而我从未拿过长刀，请务必免了我吧。

侯爷甲 你这家伙，没拿过长刀，又有什么拿不了的呢！非给我拿着不可。

行人 这事请务必饶了我吧。

侯爷甲 唔。那么，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拿喽？

行人 没拿过，请免了吧。

侯爷甲 好吧。

行人 是。

侯爷乙 （向行人）喏，喏，你硬是不肯拿喽？

行人 请务必免了吧。

侯爷甲 我乃这一带有脸面的人，在进京的大道上向人提出要求，竟未能如愿，日后会遭到口舌，遗憾之至。事已至此，这长刀，不管你拿过没拿过，都得拿！你一准不肯拿吗？（手扶刀柄①）

行人 （跪下一条腿，左手伸向前）请稍等一等。

侯爷甲 等什么？

行人 让我说句话？

侯爷甲 说什么话？

行人 替你拿刀吧。

侯爷甲 咦？你不是不拿吗？

行人 不，还是拿吧。

侯爷甲 这是实话吗？

行人 是实话。

侯爷甲 真的吗？

① 手扶刀柄，表示威吓的意思。因为以前武人说平民“无礼”，便可以斩杀勿论的。

行人 确实实。

侯爷甲 (松开手) 只因为想叫你替我拿刀, 而跟你开了个玩笑。

行人 这玩笑开得好可怕啊。

侯爷甲 喂, 喂, 替我拿着吧。

行人 知道了, 递给我吧。

侯爷甲 好的。(递长刀) 你怎么拿法?

行人 这样拿行吗? 请你看看。(用右手拿着)

侯爷甲 哦, 哦。你说没拿过长刀, 可拿得蛮好嘛。

行人 要是在路上碰见了熟人, 你就说: “喂, 喂, 管家在吗?” 我就回答说: “是, 是, 在这里。”

侯爷甲 那就更好了。

侯爷甲 喂, 喂, 走吧, 走吧。(踱步)

侯爷乙 (尾随于后) 来啦。走呀, 走呀。

行人 来啦, 来啦。

侯爷甲 啊, 今天遇上了适合的人, 替我拿着长刀, 乃是近来一桩可喜的事。

侯爷乙 正如你所说的, 遇上了格外合适的人。

行人 (在常座独白) 呀, 呀, 可恨的家伙! 怎么办? 啊, 有主意啦。

行人 (自二人后面大喝) 这两个家伙, 饿鬼<sup>①</sup>, 我不让你们逃走啊! (拔刀出鞘, 举刀过顶)

侯爷甲 (在配角座) 干什么? 那是利器呀, 递过来。

行人 利器又怎么啦? 把你们两个都腰斩了拉倒。

① 饿鬼本是佛经上的名词, 日本古代作为骂人的话。这里行人拿刀到手, 便掣了出来, 恫吓两位侯爷, 要加报复了。现代日本民间还留存“饿鬼”这名词, 但只用以作为骂小孩的话罢了。

侯爷甲、乙 啊，危险，危险！务请饶命，饶命啊！（二人  
坐下）

行 人 这两个家伙，我没拿过长刀，逼着我拿；这下好了，  
把脑袋砍下来吧！

侯爷甲、乙 千万饶命，饶命啊！

行 人 怎么，想要捡一条命吗？

侯爷甲、乙 可不是嘛。

行 人 看来你腰上佩的短刀也蛮好，交给我！

侯爷甲 什么，要我的腰刀？

行 人 可不是嘛。

侯爷甲 你这家伙，胆子好大！武士的腰刀怎能撒手。不行，  
不行！

行 人 扯乱淡！那就把你像劈竹子似的劈成两半！（抡起长  
刀）

侯爷甲 啊呀，给吧，给吧。

行 人 快递过来。

侯爷甲 你往那边退一退。

行 人 好的。

侯爷甲 哎呀呀，真窝心！不得已，只好给呗。

侯爷乙 喂，活命要紧，快给他呀。

侯爷甲 给就给。（解下腰刀）喏，拿去。（攥着刀柄，鞘朝前递过  
去）

行 人 呀，你这是一种留心眼儿的递法。倒过来递！

侯爷甲 什么？倒过来递？

行 人 可不是嘛。

侯爷甲 你那么提防，就甭要啦。（将刀抽回）

行 人 说什么“甭要啦”，不肯倒过来递，那就把你像切

梨似的剥成两半！（抡起长刀）

侯爷甲 那么，倒过来递，倒过来递。

行人 快点倒过来递！

侯爷甲 哎呀呀，真窝心！

侯爷乙 喂，喂，快倒过来递吧。不得已，只好倒过来递呗。

喏，拿去。（摸着刀鞘，柄朝前递过去）

行人 交给我！（刚一接过腰刀，就把长刀在对方眼前砍将下来）

侯爷甲 （向后闪身）危险！干什么呀！

行人 这归我所有了，只消把这拿到手就好办啦。（将腰刀放在常座，又折回来）喂，你的也交来！

侯爷乙 不，我又没叫你拿长刀，不给，不给。

行人 你这么说是不肯给喽？看把你开了膛！（刀举过顶）

侯爷乙 啊呀，那就给吧，给吧。

行人 快交来。

侯爷乙 朝那边闪开身。

行人 好的。

侯爷甲 喂，喂，我已经给了，你也快给了吧。

侯爷乙 哎呀呀，真为难！（解下腰刀）喂，我一开始就顺顺当当倒过来递给你。（递上）

行人 哈，脑子倒来得快。交给我。（像上次那样，刚一接腰刀，就把长刀砍将下来）

侯爷乙 （向后闪身）危险！干什么呀！

行人 这也归我所有了，只消把这拿到手就好办啦。（同样地放在常座）

行人 （又面向二人）喂，喂！

侯爷甲、乙 什么事呀？

行人 说也惭愧，我平生还没杀过生哩。

侯爷甲、乙 可想而知。

行人 就拿你们练一练吧。先从哪个开刀？（举刀过顶）

侯爷甲、乙 千万饶命啊。

行人 先斩首吧。

侯爷甲、乙 求求你啦，饶命啊。

行人 啊，怎么把手伸出来了？

侯爷甲、乙 （缩手）不伸了。

行人 脚又出来了。

侯爷甲、乙 （缩脚）不伸了。

〔如此反复数次。〕

行人 不伸了，不伸了。（笑）哈哈，真逗，好一对熊包。

喂喂，你们确实想活命吗？

侯爷甲、乙 非常想活命。

行人 你们的乌帽子<sup>①</sup>像是鸡冠子。想活命，就到这里，  
给我装作斗鸡吧！

侯爷甲 什么？装作斗鸡？

行人 可不是嘛。

侯爷甲 叫武士装鸡那是不可以的呀。这可……

侯爷甲、乙 不行，不行。

行人 还炫耀武士身份，不肯装作斗鸡，那就把你们像切  
瓜似的砍成两半！（举刀过顶）

侯爷甲 哎，那就……

侯爷甲、乙 装作斗鸡吧，装作斗鸡吧。

① 乌帽子本是礼冠下的一种头巾。用黑绢缝作袋状，罩于发髻上面，但后来以纱或绢做成，涂上漆，有点坚硬。



行人 那么赶快干起来!

侯爷甲 要是装作斗鸡了，肯把长刀和佩刀还给我们吗?

行人 嗯，还给你们，还给你们。

侯爷甲 到这边来呀。

侯爷乙 好吧。

侯爷甲、乙 (来到舞台前方，面对面地) 喀喀喀喀，喀嗒! 喀喀  
喀喀，喀嗒! 喀喀、喀嗒喀! 喀嗒喀! 喀喀喀! 。①

(张开双袖，呼扇着，两脚踢来踢去)

侯爷甲、乙 装得像吗?

行人 (在鼓座前) 像极啦。

侯爷甲 喂，喂。

侯爷甲、乙 还给我们，还给我们。(逼过去)

行人 等一等，等一等。(抡起长刀杀退他们)

侯爷甲、乙 危险! 干什么呀! (逃到配角座)

行人 你们穿的飘飘然的衣服太碍事，脱下来交给我。

侯爷甲 什么? 便服②和坎肩儿、裙裤③都交给你?

行人 可不是嘛。

侯爷甲 你信口胡诌。武士怎能一丝不挂呢? 这可……

侯爷甲、乙 给不得，给不得。

行人 耍嘴皮子不肯给吗，那么一刀就把你们干掉! (举  
刀过顶)

侯爷甲、乙 啊呀，给吧，给吧。

① 这是表示鸡相斗时的叫声。

② 原文作小袖，日本贵族穿的一种窄袖便服。

③ 原文作上下，江户时代武士的礼装，上身无袖，下身是裙裤，因上下  
一色而得名。